

革命者的爱情：最是理想动人心

本报记者郭敬丹、吴振东

七夕，中国传统文化里一个关于爱的节日。连日来，上海市龙华烈士纪念馆，年轻人不自觉地在一对对革命情侣的展陈前驻足，思考：爱情和理想，哪个更重要？生死抉择时，他（她）有没有从心底萌生一分留恋？如果他们没有遇到彼此，会不会波澜不惊地度过一生？

生命只有一次，历史没有假如。从这些革命英烈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里，我们看到爱情最好的模样，我们读懂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密码。

相识

热播剧《觉醒年代》里有这样的桥段：工读互助社里，女青年易群先突然当着大伙儿的面向何孟雄表白，而何孟雄十分慌张地说：“对不起易同志，我已经有心爱的人了。”

有观众在弹幕上说出这对真实情侣的名字：何孟雄、缪伯英。

龙华烈士纪念馆珍藏着这对英雄夫妇的照片和遗物。其中，一本中共中央机关刊物《前锋》上盖有“伯雄藏书”印鉴，而这正是两人的结婚喜章。

把历史的长镜头对准他们风华正茂的年纪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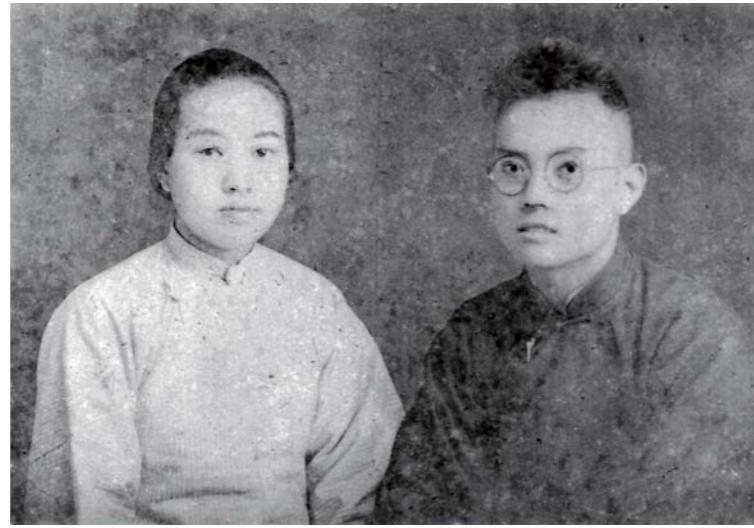
何孟雄、缪伯英都来自湖南，生于1898年的何孟雄大缪伯英一岁。何是家中幼子，生活困苦，使他从小就同情贫苦的农民群众，在长沙求学期间，他与毛泽东、蔡和森、邓中夏等人建立了革命友谊。缪伯英则出身书香门第，深受父母疼爱。不过，这个家境优渥的女孩却“不爱梳妆打扮，有些男孩子的风度”，眼见国弱民穷，她立志“读书救国”。

乱世中，两人的人生轨迹在北京有了交集。何孟雄在北京学习，常去杨昌济教授家学习和讨论，杨昌济之女杨开慧是缪伯英挚友，初到北京的缪伯英，也时常往杨家跑，两人便这样相识了。他们一起阅读进步书刊，讨论改造社会的办法。李大钊的《青春》让他们热血沸腾，也激励着他们不断探求真理。1920年11月，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，两人都是成员，缪伯英更是第一位中共女党员。

年纪相仿而志同道合，使相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。1921年秋，何孟雄、缪伯英在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五号寓所组成了家庭，这个新家也是中共北京地下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站。

许多年后，人们找到多本盖有“伯雄藏书”红色印章的革命书籍，得以知晓这段动荡年代的爱情——两人约定：既然是因共同的理想结合在一起，以后的藏书都盖上我们的结婚喜章，用共同收藏的书籍见证我们的爱情和革命事业。

“用今天的话来说，这就是那个年代的‘小清新’。但是，他们清新更清醒，这种感情是有坚



左图：何孟雄与缪伯英的合影。龙华烈士纪念馆供图



右图：表现蔡博真、伍仲文在囚车上举行婚礼的艺术展板。本报记者许东远摄

定的理想信念作为基石的。”龙华烈士纪念馆研究人员徐贞说。

革命者是有血有肉的人，有对恋人的浓浓思念，也有对长相守的渴望。在龙华，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。

一包糖果、两听罐头，是左联作家冯铿在艰苦条件下送给丈夫许峨的生日礼物。

彼时，两人寄住在上海的亭子间里。某日，晚归的冯铿看到爱人仍未回来，便在书桌上留下一沓稿纸、一包糖果、两听奶粉罐头，还写了一个纸条压在罐头下：“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没有忘记，特地抽空回来，但不能等。稿纸和食品我已拿走部分。”

冯铿，原名冯岭梅，1907年生于广东潮州。眼见民不聊生，爱好文学的她以笔为枪，投身革命洪流，为此还舍弃了诗情画意的“岭梅”，改名为有力而响亮的“铿”。1929年5月，冯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次年她与50多名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。

因参加革命工作，冯铿与许峨常常无法见面。爱人之间的挂念，只能藏在生活点滴里。在乘电车的间隙，冯铿一针一线给许峨织了一件羊毛背心，许峨十分喜欢，但他执意要冯铿自己穿上御寒。

许峨不会想到，多年后，羊毛背心竟成了他与爱人“相认”的凭证。

抉择

龙华烈士陵园一个展示柜中，那件羊毛背心静静陈列，色泽灰暗、血迹斑驳，7处弹孔触目惊心。

1931年2月7日深夜，戴着深度近视眼镜、时年24岁的冯铿，与何孟雄等革命者排成

一行，气宇轩昂地走上刑场。在悲壮的《国际歌》和高亢的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口号声中，烈士们先后倒下。

或许有那么一瞬，冯铿会想起爱情的甜蜜、生活的美好，但她更希望的，是自己的牺牲能换来国家的光明。在左联全体盟员大会上，创作了《小阿强》《华老伯》《女同志马英的日记》等一批反映苏区生活文艺作品的冯铿，热情洋溢地作报告：“光明的幸福的白昼世界快要到了！”

或许有那么一瞬，何孟雄会担心自己那些印有“伯雄藏书”的书籍的下落，但他更可能回想起两年前妻子临终时对他说的话：“既以身许党，应为党的事业牺牲，奈何因病行将逝世，未能战死沙场，真是遗憾终生！你要坚决与敌斗争，直到胜利！”

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一首著名诗作《自由与爱情》。诗的中译版广为人知：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；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”。意味深长的是，译者正是与冯铿、何孟雄一同牺牲、同称为“龙华二十四烈士”的殷夫。

“整理史料时我们感到，这些年轻的革命者都十分坚毅果敢地放弃了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幸福，他们真正是为了整个民族的未来，进行最有力的抗争，直至牺牲生命。”上海市龙华烈士纪念馆馆长邹强说。

“冰妹，从此永别，望妹努力前进，兄谢你的爱，万望保重，余言不尽，爱你的湃。”这是彭湃烈士牺牲前写给妻子许冰的遗书。

彭湃被毛泽东誉为“中国农民运动大王”，1929年8月24日，彭湃因叛徒出卖而被捕，英勇不屈，30日在龙华与杨殷、颜昌颐、邢士贞4人同时英勇就义，年仅33岁。

许冰是彭湃的爱人，也是他的战友。丈夫

牺牲后，她挥泪和墨，写下了《纪念我亲爱的彭湃同志》一文：“我彭湃同志虽然死了，但他的光荣历史，伟大的战绩，英勇的精神永不磨灭。”“继承我彭湃同志的精神，遵从他的遗嘱……踏着他的血迹，坚决地到群众中去磨利我的刺刀，以消灭敌人。”

她放弃了去莫斯科的机会，把一对亲生儿女寄养在战友家里，从上海回到广东继续战斗。许冰文武双全，机智勇敢，敌人闻之丧胆。1932年2月，许冰所在部队被敌人包围，她在突围中被捕，敌人如获至宝，但无论敌人利诱还是酷刑，许冰始终坚贞不屈，被押往汕头杀害……

翻阅一封封血色家书，我们真切看到革命者也会恐惧，也会不舍，只是当面对生死抉择时，他们都义无反顾地牺牲“小爱”，成就“大爱”——

“战争是比不得唱戏，不是开玩笑，是要有牺牲的精神才能打垮和消灭敌人。倘若这次到前方或负伤牺牲都不要难过。”烈士查茂德在奔赴前线时对妻子说道。

“此次被捕，何日得能出，这是不能预料的，现在尚在生死未卜中，哪里管他何日出来呢？我希望你好好读书，不要悲哀，并望劝慰。”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郑复他被捕入狱，他在狱中这样安慰妻子。

革命者同样有血有肉，有爱有情。

婚礼

哪对恋人不渴望浪漫的婚礼？如果没有鲜花，没有祝福，那么就让反动派的枪声成为最响亮的礼炮。

1928年2月6日，广州红花岗刑场上，

两位年轻的共产党人——23岁的周文雍与24岁的陈铁军举行了一场悲壮的婚礼，他们挽手走向刑场，刑前，陈铁军高呼：“我们要举行婚礼了，就让反动派的枪声，来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！”

“刑场上的婚礼”，为中国共产党人浪漫情怀与炽热信仰写下了最动人的注脚，周文雍、陈铁军并非孤例。

在龙华烈士陵园，原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旧址门前停着一辆老式囚车展品，车上曾发生过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。

“人生之路行将走到终点，伉俪共同信仰永远不变！”

囚车一路呼啸，爱情誓言也反复回荡在路上。蔡博真与伍仲文，这对在革命工作中相识相恋的情侣，在同车难友的见证下，于狭小的囚车上举行了婚礼。

资料记载，蔡博真、伍仲文同为广东人，同在二十出头的年纪投身革命，伍仲文参加过省港大罢工，蔡博真参加过广州起义，其后分别去莫斯科学习，回国后曾同为上海闸北区委员，也由此相识相恋。然而，未等革命爱情花开，1931年1月17日，反动派根据叛徒提供的线索，会同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，在上海一家旅社内抓捕了蔡、伍等四名中共党员。

关押龙华看守所期间，两人面对非人的折磨而信仰不改，伍仲文更显乐观：“列宁、斯大林都坐过不少次牢，被放逐过，这是一个革命者不平凡的大学历程。”

1931年2月7日，蔡博真、伍仲文倒在了反动派的枪口下。

因长期从事地下工作，蔡博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，以至于党史研究者至今未能为这对夫妻“复原”出一张结婚照来。

对于蔡、伍二人的牺牲，上世纪50年代，《文汇报》曾发文感慨：“干革命工作的人，对牺牲并不陌生，但他们却无时不充满快乐，如果死，也应当死得年青一点，在这里，他们竟强迫死神做一次月下老人，死神也不能不低头了！”

在革命战争年代，双双献身的革命伴侣，太多太多：阮啸仙、高恬波夫妻，陈芬、毛泽建夫妻，楚楚女、游曦夫妻……1932年4月11日，共产党员陈铁儿在广州英勇就义，她是陈铁军的妹妹，牺牲在同一个刑场，生命同样终止于24岁，陈铁儿牺牲前，丈夫林素一也已就义……

这些革命伴侣，用自己的爱与信仰，在百年党史中书写了不朽的极致浪漫。他们在年纪轻轻时就告别人世，但他们并不孤独。他们是播火者，他们倒下之时，他们的同志前仆后继，已在中国大地上点燃了星星之火，未来，星火燎原，不远处，一个新中国。

（上接1版）三位老兵从远方汇聚而来，只因这一天在他们的生命中具有特殊的意义——

1984年5月30日，内蒙古军区某边防独立营一连连长李相恩，带领蒙古族战士杨白乙拉骑马沿边境线巡逻，来到哈拉哈河边。

哈拉哈河是一条季节性河流，平时河水不深，流速较缓。但在春暖花开时，河水会暴涨，形成滔滔巨流。

这是杨白乙拉第一次参加巡逻。“只有渡过河，才能完成巡逻任务。我们连管控的边境线，点多线长，从林密布，情况复杂。”杨白乙拉说，“一路上，我感到步步惊心。”

两人行至河中央时，河水突然暴涨。一股巨浪卷来，杨白乙拉的马受惊，扬起前蹄一声嘶鸣，把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。

危急关头，李相恩翻身下马，纵身跳进冰冷的河水中，向落水的杨白乙拉游去。

“几乎就在我被河水淹没的瞬间，连长抓住了我。”杨白乙拉回忆，“连长用力托着我向岸边游去。渐渐地，我明显感觉到连长没有力气了。突然，我被连长用力地猛推了一把，被推到了岸边。”

这时，一个更猛的浪头打来，将李相恩再次卷进深深的漩涡中。杨白乙拉刚想回身去拉连长的手，发现连长已经消失在旋流中。

“连长、连长……”杨白乙拉撕心裂肺地呼喊着，痛哭着。

杨白乙拉所在的位置是一处被河水包围着的小孤岛，他被困在上面。

夜幕降临，李相恩和杨白乙拉还没回来，指导员杨金龙意识到，可能出事了！

就在这时，连长的战马浑身湿漉漉地回来了，围着营房奔跑、嘶鸣。

“连长出事了！”杨金龙立即率领连队文书

对话更加努力地工作。“在中国，大量机会在等着国际青年。”

新时代的中国，生机蓬勃、活力四射、包容开放，是青年激扬青春、施展抱负的圆梦之地。

哥伦比亚驻华大使蒙萨尔韦表示，近些年，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杰出成就，还在脱贫攻坚、提高教育质量、引领技术变革等不同领域取得巨大进步。“中国无疑为年轻一代实现梦想提供了无限可能。”

不仅如此，对于许多外籍人士而言，了解中国发展经验后，还可以把这份收获带回家乡，推动家乡相关领域事业的发展建设。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表示，中国有着独特的发展

一棵“相思树”永远家国情

爱全部融入了这棵树。

此后每一年，郭凤荣都要到哨所，看一看边防战士，望一望樟子松。每一次，她都会来到哈拉哈河边，走一走丈夫的巡逻路，说一说心里悄悄话。

日月轮回，斗转星移。从此，这棵树就像一名痴情的女子，日夜伫立在山顶，盼着丈夫的归来……

后来，官兵们把这棵树称为“相思树”。

“父母婚后一个为国戍边，一个守护后方。”李心说，两人聚少离多，多用书信沟通。“父亲牺牲后，母亲将所有信件视为宝贝，精心珍藏。”

李相恩牺牲时，郭凤荣只有28岁，既要忙于工作，又要照顾儿子和年迈的婆婆。时间久了，关心郭凤荣的人，都劝她重新成个家，找个合适的人搭把手。

郭凤荣一一婉拒，她说：“在我心里，相恩还活着，我的心都给了他，怎能再容下别人呢？”

长期操劳和过度思念，使郭凤荣积劳成疾。1998年，郭凤荣被查出胆管癌，后来又被查出肝癌。

从天而降的厄运，没有击垮这位不屈的军嫂。郭凤荣的生命极限超出医学专家的预料。

2010年5月，郭凤荣病情加重，在李心的劝说下，来到北京进行第二次手术。这一次，郭凤荣没能逃过生命的劫难。

“母亲知道属于她的时间不多了，让我给

部队领导打电话，说想将自己的骨灰撒在哈拉哈河，永远陪着父亲。”李心说。

这也是丈夫牺牲26年来，郭凤荣向部队提出的唯一要求。

郭凤荣走了，走得很安详。那一天，天幕低垂，随着凄婉的哀乐，郭凤荣的骨灰，连同一串串菊花瓣，撒向界河。

郭凤荣带着向往与期盼投身河流，与心爱的丈夫实现永恒牵手。

一种精神的传承

三角山边防连夜静谧，连长王禹博迟迟没有松开挂断的电话，他不敢相信妻子易思嘉流产的事实，自责、懊悔、无助，一股脑涌上心头。

当晚，王禹博走进连队荣誉室，来到那尊“李相恩烈士”铜像前。每当他感到沮丧、背负压力时都会来到这里找老连长说说心里话。

这是三角山边防连第19任连长与第5任连长，跨越37年的时空对话。

“凤荣预产期一天比一天接近，我接到上级命令，到教导队训练新兵，军令如山，回家团圆的计划又成泡影……”打开展柜里老连长泛黄的日记本，王禹博泪流满面。

王禹博的爱情既简约又浪漫。2019年初冬，川妹子易思嘉第一次来到三角山边防连时，正是冰封雪裹的时节，她最大的感受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：冻透了！

然而，王禹博与连队战友们的情谊深深地打动了易思嘉的心，王禹博骨子里边防军的威武气质，更是令她一见倾心。

2020年10月，易思嘉成为王禹博的新

娘。在“相思树”下，二人携手献上蓝色的哈达，两条纯净的哈达在湛蓝的天空下迎风飘舞，宛若脚下蜿蜒流淌的哈拉哈河，涓涓长流。

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婚后的王禹博与爱人易思嘉分隔两地，聚少离多。和老连长与妻子一样，他们二人也保持着鸿雁传书的习惯，写信可以寄托相思，他们就把彼此的思念用文字倾诉在信件里。

“禹博，来信收悉，真高兴小巴特尔考上大学了，我会继续支持你做的一切……”在爱人的支持下，王禹博连续三年资助的蒙古族贫困高中生巴特尔终于圆梦大学。

信笺两端，是二人欣慰的笑容。

自2018年至2021年，王禹博连续4年带领连队在旅岗位技能比武竞赛活动中夺得建制连第一名，并取得多个单项名次。战区陆军“强军先锋”